

# 张延龙书法艺术赏析



## 个人简介

张延龙，字潜之，号长山布衣。山东省邹平县人。1957年生。自幼酷爱书法艺术，拜山东省文史馆员宋勉之、郭连胎二位先生为师，以二王为宗，旁涉唐、宋、元、明、清诸大家，遍临古帖，兼习国画、篆刻，暇中填词、赋诗、作文。2002年获中国首届书法兰亭奖最高奖(创作奖)，2005年获山东省书法特别贡献奖。十几年来共获全国各类书法大奖十余次。凡获奖入选作品皆以自作诗词文赋而应制。追求文德双修，技艺共进。

## 张延龙书法艺术之美学探讨

毛泽东曾有“文贵颠倒拔弄故曰作，字贵振笔直书故曰写”之论，观张延龙先生之书法创作，实可谓“振笔直书”也。其用笔劲健爽利、洒脱不羁，结体顾盼多姿、纵横有致，布局大开大合、气象万千。如飞瀑直下，波涛汹涌；似天马行空、随心所欲。延龙先生书法日臻炉火纯青之境者，何也？由笔者与延龙先生深交多年所知，其书法成功之所由，概为其性情、心境、学养、味道所致也。

一曰性情。延龙先生性情舒朗豪放，任侠不羁，耿介而豁达。常以徐渭文长自比。徐渭者何人也？曰诗人、曰画家、曰书法家、曰军事家、曰戏曲家、曰民间文学家、曰美食家、曰酒徒、曰狂禅居士、曰青藤道士、曰旅行家、曰历史学家云云。延龙先生性情皆有与之相合处。延龙好美酒，而不耽于玉盘珍馐，得一碟花生毛豆，约二三位同道好友，斟三四盏烈酒鲜啤，足以开怀痛饮、畅叙友情也。兴来每亲下厨烹调，出手皆美味。尝有姜、蒜同春为泥之法，佐餐食之鲜于海味。延龙先生动辄饮醉，或于山野间呼号咆哮，或于酒肆中引吭高歌，或与文朋诗友唱和，或与武友行令猜拳，往往见景生情，睹物思人，常有出口成章，口吐莲花之快。延龙先生善诗而不囿于格律，拘于定法，游走于山水云雾之中，徜徉于书海典籍之间，常有诗文冲口而出，直抒胸臆，不吐不快。外出游历数日，观庙宇山川，每得诗文数十，誊抄成册示与诗友，今已累数十册有余也。延龙先生虽一介书生却尚武崇侠，喜交游行武之人，每书武穆稼轩之词，则心潮澎湃，如书己出。曾言若有朝一日披挂

上阵，则目眦尽裂与敌血拼到底，其性情与东北抗联无异也。“书为心画”，其书法艺术由其性情所致，呈排奁开张、纵肆逸宕之气，则在情理之中也。

二曰心境。延龙先生常击节高诵：“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，必先苦其心志，劳其筋骨，饿其体肤，空乏其身，行拂乱其所为，所以动心忍性，曾益其所不能。”表明其心境之历练行程。先生半生虽非命运多舛，然亦历尽坎坷。幼时家境贫寒，往往衣食不果腹，常为谋糠饭随父兄四处奔波。挑担推车，拉套扶楼，所受苦累自不待言。曾为民办老师执教小学，课虽繁，薪却薄，且日夜辛勤操劳。改革开放初，投身商海，东拼西杀，呕心沥血，时有沉浮。曾生意兴隆，日进斗金，手持“大哥大”，招摇风光。亦曾遭人算计，负债万贯，观商海险恶而意冷心灰。其间遭遇车祸两次，皆摸得阎罗鼻项而回，属“三生”有幸。度尽劫波，“所以动心忍性”，终有顿悟，始笑对人生、心境大开。乃知唯亲近艺术、沉酣翰墨，方能润泽荒芜心灵，解除精神苦痛，找回真我。此时，延龙先生不再为金钱富贵所动，不再为浮名虚取所惑，蕴得“千淘万漉虽辛苦，吹尽狂沙始到金”之豪迈决绝气概，亦有“涧深松老忘荣谢，天阔云闲任卷舒”的酣畅旷达之感，正所谓“根尘各清静，心境两奇绝”。于是延龙先生敛气凝神，心无旁骛，扎进古帖典册之中，孜孜矻矻心研悟，不分寒暑，不舍昼夜，退笔成冢，铁砚磨穿，终于踏上了“崇古而爱今，喜帖而尊碑”的求艺之路。此心境使然也。其书法艺术，不为时风所囿，不为赛事所动，始终咬定经典，立根传统，

海纳百川，神游八极，遂行止有度，心手相应，振笔直书，渐入“天人合一”之境也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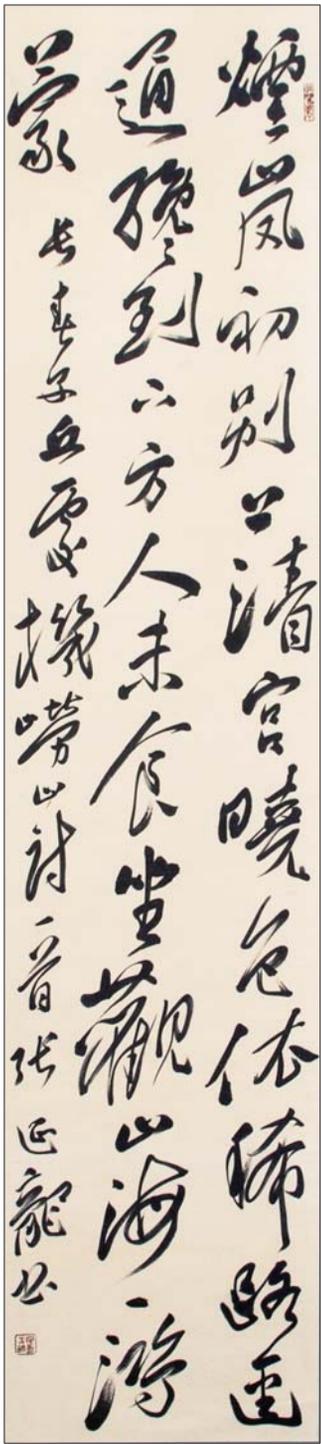
三曰学养。延龙先生生于邹平长山，此地乃人文荟萃之地，代有才人出。张家亦为书香门第，有家学渊源。自幼受父兄濡染，酷爱书画，年少时既以书画闻名乡里。其先后师从当地名流宋勉之与郭连胎先生。此二老虽偏居乡野，身为农民，但皆为饱学之士，世外高人，为山东省文史馆员，著名书法家，梁邹艺术大纛乃至鲁中书法巨擘也。延龙先生侍其鞍前马后，耳濡目染，受益匪浅。初从勉之先生学唐楷而立法，后受教连胎先生，追宋四家而尚意。既而三度负笈京华，于名师处领悟前沿理论，深研晋唐诸家，尊“二王”为主臬，又沿两汉而上攀彝鼎，复下探苏黄，投逦明清诸家。尤于苏学士处用功最勤，收获良多。郭连胎先生曾教导延龙曰：“多读书！”此语，言之无须一秒，书之不过三字，于常人或听如非听见而未闻，而于延龙先生之善悟者而言，则如雷贯耳，如沐春风。自是，延龙先生常常手不释卷，博览群书，笔不停运，池不蓄墨。夏则赤膊以汗洗笔，冬则呵冻以冰研墨。常秉烛苦读，深夜临池，于万籁俱寂中唯闻笔锋入纸之沙沙有声，如春蚕食桑蜜蜂采花，虽劳苦艰辛，却得抽丝取蜜之乐也。忽一抬眼，则不觉“东方即白”矣。如是经年，先生学养日增，书艺大进。潘天寿教学名言云“不必三绝，但求四全”。延龙先生正应之而深究书艺，触类旁通，于诗、文、画、印皆有建树，其书中有画，画自书出，诗见才情，印显风神，此皆由心造，本之于学问修养，正所谓“近取诸身”也。其之诗文得元亮山林之风，会子瞻清健之韵，仰太白雄逸之致，乃其学养之综合体现

也。其参与重大赛事，则必书自作诗文，于诸“抄书匠”“誊文公”之列独标一格，每每受评委大家誉赏，如此曾问鼎兰亭、屡获大奖者，其可怪也欤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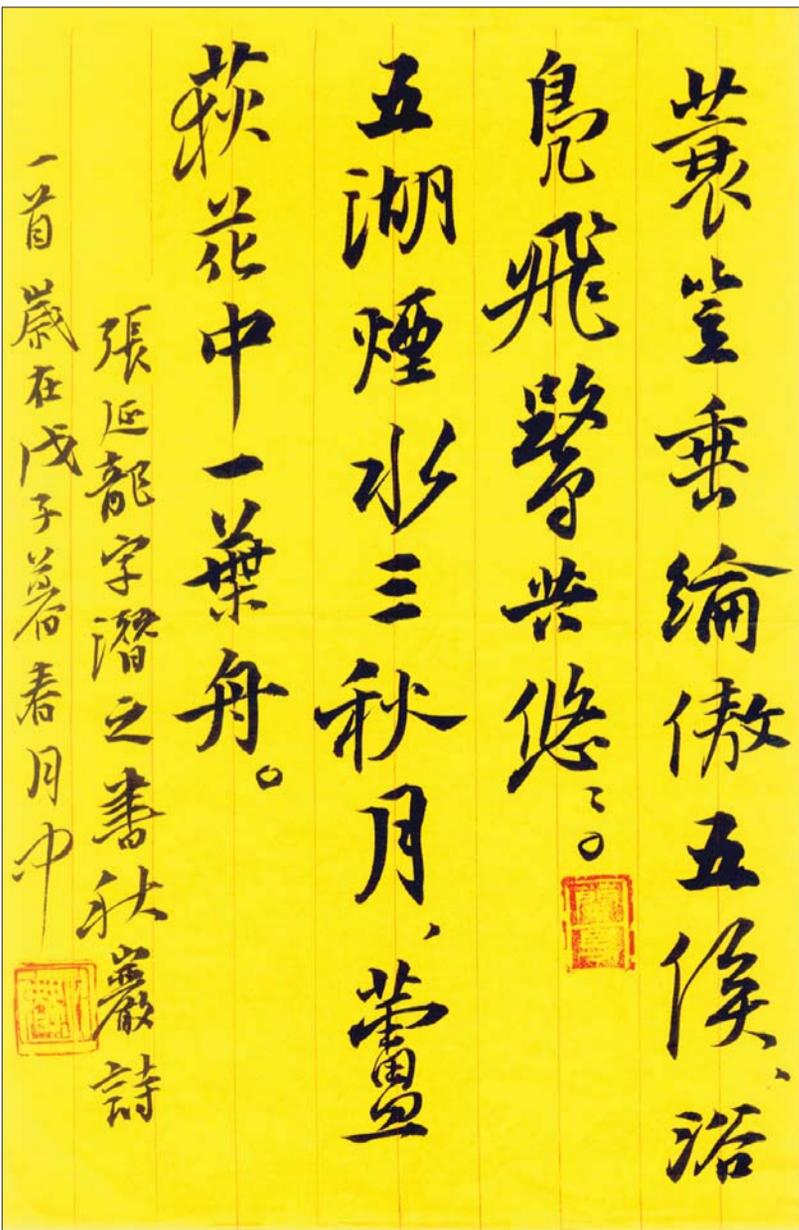
四曰味道。东坡曰：“以钟王之迹，萧散淡远，妙在笔画之外。”“萧散淡远”乃东坡评钟繇羲之书法之味道，而其旨言明其“味道”不在形质与技巧之间，而妙在笔画之外，乃臻于修悟之入神状态也。可见自古及今，凡书家皆应有自身独特之味道，如颜真卿之端庄雄伟，骨张意稠；怀素则若惊蛇走虺，飞动有闲致；米芾之风骨潇洒，意趣飞越；赵孟俯之精能秀媚，如玉树琼花云云。观延龙先生书法之味道，窃以为振笔直书、沉着痛快也。延龙先生技法娴熟，功力深厚、运笔如指、着纸画身，“使心忘于笔，手忘于书，心手达情，书不妄想”(王僧虔《笔意赞》)，故能振笔直书，若庖丁解牛，游刃有余也。先生作篆，重厚重苍茫，不求平正工巧；作隶，求开张劲健，不求装饰华丽；作行草，则张弛有度，诸法俱备；作真书，则恣肆雄奇，正奇相生。其书体势活泼灵动，多有意趣，其洒落处可谓“痛快”；其厚重处又可谓“沉着”。故先生尤喜苏轼之笔酣墨腴、姿媚韵胜。其自称布衣，然于儒、释、道皆通习之，又于古代书论及当代美学中汲取养分。故延龙书法于“沉着痛快”间又烹入“韵胜”之味道也。

曰性情、曰心境、曰学养、曰味道，延龙先生集于一身。盖性情成乎心境，心境达乎性情，学养则滋乎性情与心境，而味道自出焉。然则学海无涯，书道绵长，先生颖悟之人，岂可止步？吾辈有幸，正翘首以待之也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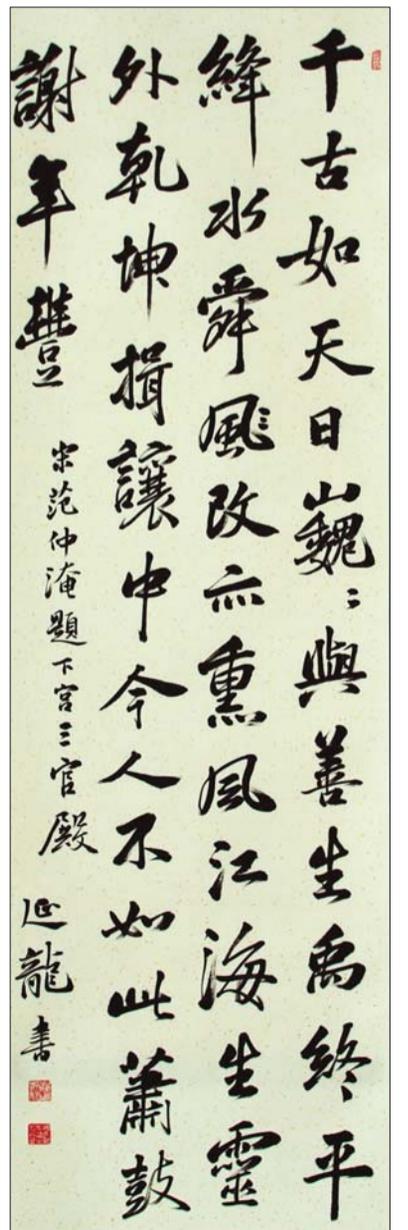
(杨传勇)



▲崂山论道书法-五岳曾经四岳游



▲张延龙-题月下垂纶图



▲崂山论道书法千古如天日巍巍